



我在电话中对母亲说周六回去看她,母亲听到这个消息,惊喜地问道:“你真要回来吗?”问完,母亲又疑惑地问我怎么突然要回来,还说不是节假日,又没有特别的事情,回来干嘛?她和父亲身体都很好,如果我忙,就不要回来了,家里一切都好吧。母亲这样说,可我还是准备回去一趟,看看他们心里才放心。

距离上次回家看望他们已经四个多月,这期间父亲的两根手指头干活时还被轧断过。我寄过药品、营养品回去,也定期给他们打电话,尽管父亲的手指已经康复,心里依旧内疚不安。这四个月好像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,就连孩子放暑假各种安排也是满满的,不是我没时间就是妻子和孩子有事,一直凑不齐一起回去一趟。每次给母亲打电话,问他们身体怎么样、生活怎么样,心里就在责备自己,为什么就不能回去一趟呢。

父母亲都已经70多岁,身体状况很好,生活也还不错。每次让他们过来跟我们共同生活,他们总是说来了会影响我们小家庭生活、影响孩子学习。我甚至“强制”他们过来生活一段时间,他们来了以后处处小心翼翼,生怕打扰到我们。母亲甚至说在老家习惯了,每天有老邻居说说话,心情还要舒畅些。听她这么说,我就不再坚持了。只好隔三差五地给他们打电话、寄点生活用品,偶

秋天的栾树非常有特点,极易辨识。远远望过去,下半截绿着,上半截或金黄、或浅红、或枯黄,不用近看,肯定是栾树了。

夏末秋初,栾树花开。因树高大,每日骑车从树下经过,竟不知不觉。等有细碎的花瓣飘落下来,铺一地金黄,才抬头上看,早已黄花满头。栾树虽高大,花却出奇的微小,细碎如米粒。但数百朵小黄花聚在一起,竟组成一个足有50公分长的聚伞圆锥花序。每个枝头都生有如此大花序,覆盖整个树冠,极为醒目。栾花凋落时,宛如金雨撒落,栾树又有“金雨树”之美称。

栾树的花期很有意思。记得暑期,在图书馆前看到栾树开花,在树下驻足良久。新学期开学后,在学校的食堂前,又看到栾树下满地金黄。当时还纳闷,栾树花期不是早过了吗?难道是记忆出错,误将去年栾花记成了今年?还是栾树花开二度?

后来看到一个资料,说不同地点的栾树花期是不一样的,哪怕两地相距很近,甚至并肩长在一起的两棵栾树,也可能花期不同。有的相差一两个星期,有的竟相差一个月。一棵栾树开花了,旁边的一棵却不着急,不为所动。不像其它草木看到别人开花,便按捺不住,一呼

发福了,身子跟国宝大熊猫似的圆圆胖胖;走路摇摆,步子拖泥带水,节奏拖沓,嚓——嚓,前脚轻,后脚重,还慢两拍。有人客气地跟她打招呼,你吃过啦?她压根没听见。人家不得已又重复了一遍,声音如同炸雷。她茫然地看着人家,手指指自己的耳朵抱歉地说,聋啦。人家只好跟她手语,她却猜不中。人家无奈地摇摇头,又将错就错地点点头。唉,人活八十八,不知癩和瞎。老太太当年何等风光精神呢!这个令人感慨的人,就是王老太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农村人缺吃少穿,生活艰难。他们在家乡生活不下去了,夫妻俩一咬牙,一双筷子没拿,背井离乡讨活路,从高邮流落到了安庆,在农场安了家。从此他乡成家乡,家乡倒成了故乡。树挪死,人挪活。他们不甘与公公婆婆小叔子小姑子挤“鸽子窝”绑穷,闯生路去。

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,夫妻俩发扬光大高邮人吃苦耐劳、埋头苦干的精神,干农活一马当先,肯卖力气。丈夫个头不高,精瘦,扛起二百斤的麻包,上跳,从船上打到岸上,毫不示弱。巾幗不让须眉,她也是农场里数得上的劳动能手。烈日下,一眼望不到边的棉田里,她一双手跟鸡吃米似的摘棉花,动作麻利,争分夺秒。撩起围兜擦擦汗,喝起河水解解

匆匆

□ 谢文龙

尔一家三口回去看看他们。

这次母亲听说我要回去,还以为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,当听说只是我一个人回去时,她连忙坚决地说道:“你一个人就不要回来了,在家把我媳妇和孙子照顾好!”我告诉她,这次不开车,来回坐高铁。听我这么说,母亲更“生气”,连连阻止我的想法。

妻子非常支持我的决定,帮我订了车票,准备好带回去的物品,又把我送到了车站。周六一早,我在刚出发的高铁上给母亲打电话,她还在念叨着,“说了叫你不要回来、不要回来,你还是回来,你家里没有事啊。”一边“抱怨”,一边告诉我,父亲已经去镇上买菜了。

坐在风驰电掣的高铁上,心情焦急得不行,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家门口。只有一小时十分钟的高铁路程,仍觉得特别漫长。

离家门口还有很远,就看到母亲站在那里张望,看得我眼睛都湿润了起来。一进家,母亲就“责怪”我又带东西回来,说着就去厨房端来了面条。我出发前已经吃过早饭,但还是坚持吃了起

来,不想让母亲的操劳和付出体现出“价值”。

母亲坐在我身边,跟我说着家长里短的话,有些是前面在电话里说过的,有些是第一次听说。我发现,第一次听说的事情都是不太好的事,或是日常往来开支等等。原来母亲在电话里都向我“报喜不报忧”,生怕我担心牵挂。我默默地听着,心口堵得慌。父母亲是不想让我为他们操心,更不想让我为他们在经济上付出。我问母亲,有时候手头紧张,为什么不告诉我?她说:“你们要还房贷,还要养孩子,负担重,我们还能苦,怎么让你们用钱呢?”听得我又是一阵难过。

吃过午饭,母亲让我去睡午觉,我说陪她到村头走走。走在乡间小路上,母亲就像一个讲解员,对我说着农田的事、村里的事,好像我是客人,第一次来这里一样。

走着说着,母亲突然问我晚上几点回去。我告诉她买了六点多的高铁票,到家七点半。母亲就问我还有没有早一点的车,让我改签,催我早回。当我改签到四点多钟的车票时,母亲脸上的表情又欢快了几分。

坐在回家的高铁上,想起与父母亲七个小时的匆匆相伴时光,既有几分满足,又有几分惭愧。要是我能一直陪在他们身边,那该多好啊!

栾树染秋

□ 张玉明

百应,争先恐后,争芬斗艳。便觉得栾树特立独行,好有个性。

栾树的果实更有意思。栾花凋落后,开始结出淡红色的嫩果。因其淡红色,一直误以为是花。有栾枝垂落下来,揽一枝细看,确实不是花的模样,但也看不出是一只果的样子,更像一张淡红色的嫩叶。等其稍大点,再去看,原来是由三张粉红色的叶围在一起,形成果壳。专业书上说,栾果为蒴果,果壳膜质,似叶。果壳并不严实,四面漏风。我轻轻掀开果壳一角,朝里观望,内分三室,每室都是阔阔大大的,中间生有两颗豌豆大小的圆球形的种子。看到栾果的模样,我想起穿过的一种背心,前胸一块布,后背一块布,两边用带子扎住。不过栾果是三张叶罢了。这种镂空的果壳,还是头一回见到,与其它果实完全不一样。不像花生、核桃、桂圆的果壳,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,不留一丝缝隙,根本看不到里面的种子。

整个栾果,近看像极了一只只红灯

笼,远看更像是一簇簇红花朵。宋贺铸诗:“鼓声迎客醉还家,社树团栾日影斜。共喜今年春赛好,缠头红有象生花。”就是将栾果误认成栾花的错觉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“绛霞烛天,丹嫩照岫,先于霜叶,可增秋谱”,也是描写栾树秋天时累累似锦的场景。栾果开始是红色,成熟后是黄色,最后是褐色。因为果壳是膜质的,加上里面的种子不大,栾果轻飘飘的,悬在枝头,随风摇动,终不落,也难怪许多人又将它当成了枯叶。成熟的栾果在枝头风干,微风吹动时,会相互摩擦,发出哗哗声响,有人又称它“摇钱树”。

在古时,栾树的地位很高,名气也很大。唐张说诗:“风高大夫树,露下将军药。”句中“大夫树”即指栾树。《春秋纬》云:“天子坟高三仞,树以松;诸侯半之,树以柏;大夫八尺,树以栾;士四尺,树以槐;庶人无坟,树以杨柳。”古人死后,坟头植什么树,是有讲究的,大夫坟头栽的是栾树,仅次于帝王诸侯的松柏。

栾树以其极具个性的典型特征,极其多变的树冠色彩,赢得世人青睐。如今,大街小巷,公园景区,道旁旷地,均可见其美丽倩影。我们得以一饱眼福,一睹风采。

宾客,诚信经营,薄利多销,生意红红火火。她是店里的好后勤,料理家务,洗衣做饭,理货补货,需要干啥就干啥,里里外外一把手。

她面容慈祥,说话和蔼,心地善良,真诚待人,跟左邻右舍处得好,广有人脉。人们买东西都往她家店里跑,还把亲戚朋友往她家店里带。店里的生意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,在镇上小有名气。

有钱好办事,她家买了门面房,购置摩托车、轿车,嫁女儿娶儿媳,日子过得风光体面,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,令人好生羡慕。

经济条件好了,王老太夫妇依旧老而不休,劳作不停,从店里忙到店外,还开荒种地,点豆种瓜。蔬菜四季吃不完,他们就送亲友、送邻居,乐此不疲。尽管辛劳了一辈子,年老了仍然不肯歇歇手,没有想过要享享清福。

岁月不饶人,各种老年病找上门,“三高”成了他们的标配。老伴脑出血不治,撒手西去,她也得了脑梗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她,如今叫人不忍想象。耳朵背了,手脚不灵便了,才终于看开了,放下了,听凭儿女的安排,吃好玩玩,颐养天年。

公园里,王老太端坐在椅子上,晒晒太阳,吹吹凉风,看看蓝天白云,或者干脆闭目养神,什么都不去想,看上去像一尊佛。

老朱和他的书架

□ 李世荣

老朱,是刚搬来一个多月的邻居。我家105号,他家107号,中间隔着鳏寡独居的茅老太家。

老朱并不老,最多也就四十岁吧,这从他红润的国字脸上就可以看出。叫他老朱,是因为他凸起的脑门上刻着两道又深又粗的皱纹,再加上他只有1.55米左右的身高、粗壮的身板,看上去仿佛经历过不少沧桑似的。

我和他虽是邻居,但平素并无什么交往,一是那时我正在读高中,他要倒班(所谓倒班是指企业连续生产需要工人白班、小夜班、大夜班连着倒),平时很少能照到面,偶尔见到面也只是点个头而已;二是他是广东人,讲话很多人听不明白,交往比较困难且尴尬,所以无论是他和邻居还是邻居们和他来往,都只停留在点头示好和“吃了没”的层面上。

1975年,我高中毕业,闲的时间多了,就经常能和他见面,也经常打招呼。在和他的简单交往中我发现,他只要慢慢讲话,还是能听得懂的。渐渐地我们的关系热络起来,时常会站在公用水池边聊上几句,由此我知道了他在一家化肥厂干操作工,目前还没有小孩。几次交谈后,我发现他并不像他矮壮的体型那样粗放,说话温文尔雅,且笑眯眯的。如此之大的反差,让我对他多了一层好感,也有了进一步交往的想法。

孰料,老朱竟先于我一步和我加深交往了。一天,他看我从他家门前经过,就向我招招手,示意我过去。看那样子,好像是在专门等我的。我便走到他家门口,刚想问什么事,他就连连说道:“进来进来,进来说。”

老朱没有小孩,所以我一进他家门就感觉屋子非常敞亮和整洁,迎面是张大桌子,左右摆了两把已看不清雕了什么图案的椅子;一旁是茶几,上面铺着一块绿绒布,绒布上压着一块玻璃,玻璃上有个方形搪瓷盘,放着一套紫砂茶具、一个茶叶听子,旁边立着个又矮又粗的水瓶;紧靠茶几,还摆了一张磨得发亮的藤椅。

来到屋里,我以为就可以说话了,没想到他又撩起门帘,欲带我进入他的卧室。我有点迟疑起来,第一次到他家就去卧室,是不是太没礼貌了?“没事没事,快进来哦。”老朱看出了我的不自然,就轻轻地把我拽了进去。

他的卧室摆设比较简单,进去左手是张大床,床尾摆着一大一小两个箱子;右手是一个写字台,靠墙放着一排书和一盏台灯,写字台里面那一头还有一大摞书。好家伙,这么多书啊!我正想凑过去看看是什么书,“这些书你用不着。”老朱边说边把我推到了窗子边。哇,那摞书后面竟然藏着个书架!我惊讶得差点叫起来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,一个看上去粗壮的汉子竟然这么有“心机”,在家里藏了这么多书,这藏得也忒深了吧。

更惊奇的还在书架上。书架是藤编的,有的藤条都松垮、脱落下来,但并不影响上面四排书摆得整齐服帖。我一排排依次看着书名,都是我不曾见过的,最上面一排有《辞海》《说文解字》《现代汉语》《修辞学发凡》等著作,还有十几本诸如《“的、地、得”的用法》等专门介绍汉语语法、修辞知识的小册子;第二排有唐诗、宋词,有歌德、雪莱诗选,有高尔基、裴多菲诗集,有泰戈尔作品集、莎士比亚选集等;第三排则摆着《红楼梦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家》《子夜》……

哎呀呀,我都看不过来了,也不知道看什么是好。老朱见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,忙对我说:“想看什么?”我说我都想看,老朱笑了:“一口吃不成胖子,书要慢慢读。这样,你先看这几本。”说着,他从书架上拿了《唐诗一百首》《宋词一百首》和王力的《诗词格律十讲》给我。“有什么不懂的过来找我,我们一起学习、探讨。”临走,他还特地关照。

从此,老朱的书架就成了我的宝藏,老朱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从他那里,我学会了古诗词赏析,学会了作诗填词,学会了汉语语法、修辞,是他让我爱上了文学、爱上了写作。1978年,恢复高考的第二年,我轻松地考上了大学中文专业,其中语文在我没有复习的情况下,就考出了84分的优异成绩,这全得益于老朱和他的书架为我打下的扎实基础。

唐代李咸用《山居》云:“草堂书一架,苔径竹千竿。难世投谁是,清贫且自安。邻居皆学稼,客至亦无官。焦尾何人听,凉宵对月弹。”诗人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,不附权贵,甘居陋室,与农民为邻,和书作伴,以琴诉情,生活虽然清贫,却安宁自得。相较之下,老朱更胜一筹。在那个文化荒漠的年代,作为一介素人的老朱,不仅坚守着那一架书,在读书中自得其乐,为自己撑起一片安宁的生活,还倾其所藏之书,为我这个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打开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扇窗,在我荒芜的心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

过了一年,老朱突然悄无声息地搬了家,由此我们就断了联系,可他和他的书架却在我的心里珍藏至今。